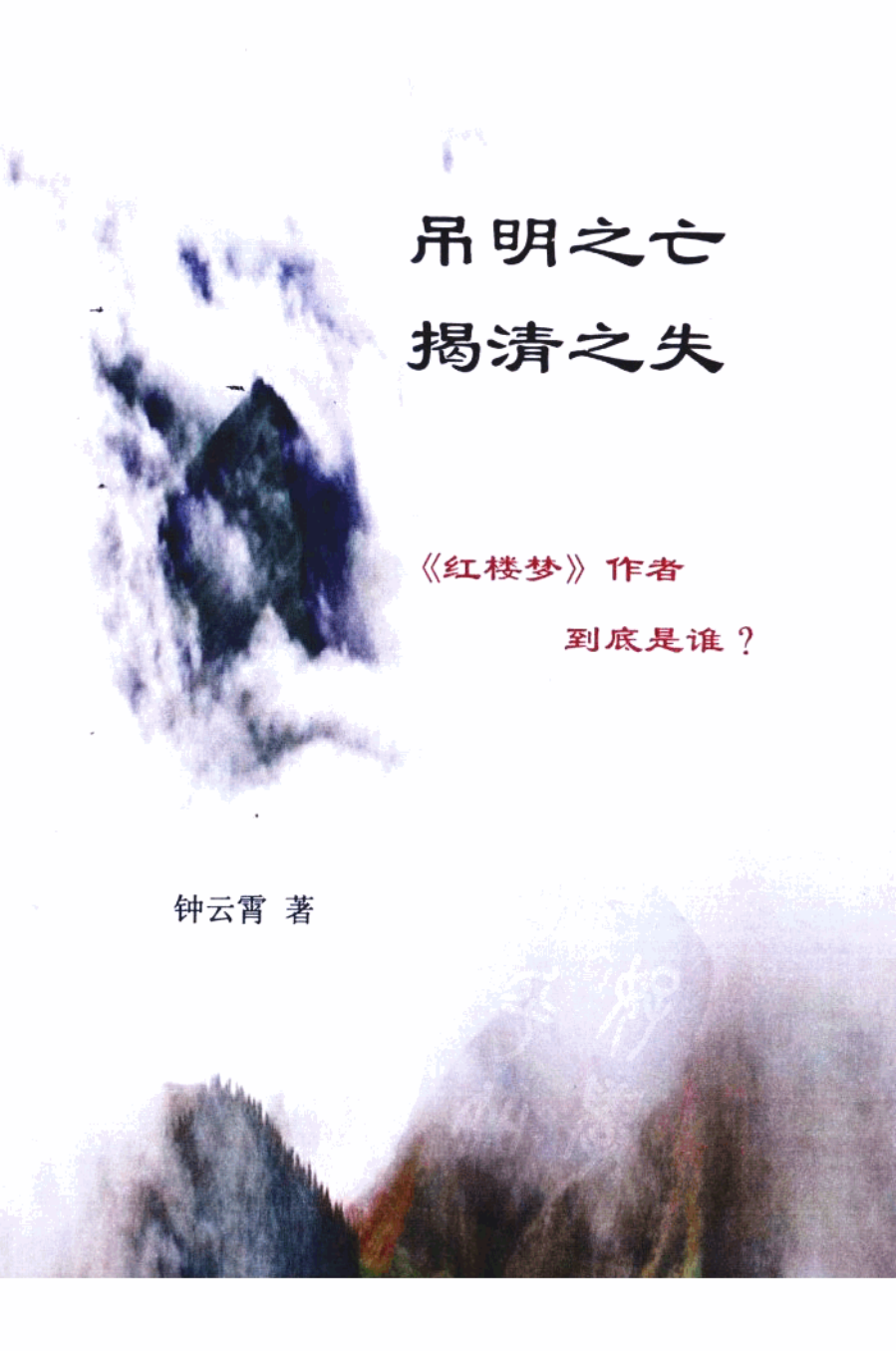




吊明之亡 揭清之失

《红楼梦》作者

到底是谁？

钟云霄 著

序 言

本书作者钟云霄先生，是一个物理学工作者，北大已退休多年的教授，她今已八旬高龄，仍孜孜不倦地反反复复地读《红楼梦》，不但读，而且用科学家十分严谨的科学态度来一一解读《红楼梦》，凡读到费解难解之处，均不轻易放过，不是细加审察，就是查阅史书，寻检资料，务求得到合情合理的解释，一桩心事似乎才算放下。这种老当益壮，锲而不舍的精神，多么令人景仰阿！

正如作者在《前言》中所说：

……我发现我们的老前辈蔡元培先生提出的‘吊明之亡，揭清之失’实在是一语中的，真正揭开了红楼梦之谜。我按着蔡元培先生的《石头记索隐》的思路，分析《红楼梦》书中的谜团，陆陆续续写下了以下一些文章。

云霄先生明确告诉读者，他是顺着《石头记索隐》的思路来写的。其实并不尽然。云霄先生实际上是用科学严谨的态度来剖析《红楼梦》，用实证的方法来研究《红楼梦》，所以她的“索隐”不尽然是索隐，其中诸多论点都是有其科学依据的。

说到《石头记索隐》，80后90后的年轻人大概都已很不熟悉，当年蔡元培先生刚发表此作，即遭到胡适博士“猜笨谜”的讥讽，不久蔡先生虽也曾作答，而后来蔡先生忙于它事，就顾不上为《石头记》这部小说而牵扯更多的精力，从此似乎就不了了之了。但索隐《红楼梦》决不是简单的猜笨谜。事事都去对号入座，当然会出偏差，也确实没这必要，而重大关键之处，被索隐出来，确是十分精辟的。再说考证派的考证，个个贾府的人物都想与曹家的对上，岂不也十分的笨！如真的都能对上，这还叫小说吗？所以考证派也

往往会钻牛角尖，与猜笨谜也无太大的区别。

在清代乾隆以前的文网文字狱，已达到无以复加的可怕程度，诸多极为一般的小事，一不小心都可能误入文网，更何况吊明揭清这样的敏感问题呢！曹寅曹雪芹祖孙写《红楼梦》，当然也只能隐隐讳讳遮遮盖盖的来写。虽然曹寅的祖上就已是从龙入关的奴才包衣，难道思想深处真的就与满清皇室一样，毫无思念故国之情！？

本书的第一篇文章就提到曹雪芹这一名字是取曹寅别号雪樵中的“雪”字，与芹圃字号中的“芹”字合并而成。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推断。只有这样的祖孙合璧，才有完成这部巨著的可能性；也只有这样的原创与修改增删，才出现了书中的诸多矛盾与脱节，让人摸不着，猜不透，弄不清，搞不明。但这也正达到了作者“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的空灵境界。

本书很有些“离经叛道”的观点，除了把曹雪芹认为是曹雪樵与曹芹圃的合名外，还认为深藏了‘吊明之亡’的《风月宝鉴》是两位明末宗室的初稿。这样的观点很值得红学界的同仁重视。不管这些观点是错的还是对的，对揭露红楼梦的‘荒唐言’与‘其中味’都是有益的。

我很有幸，承北大名教授郭建荣先生夫人之介，得识钟云霄教授，并得读本书的大部分书稿，更有幸聆听教授亲自讲述本书，深深被教授的执著精神所感动，受益匪浅。

书中的精彩论断与假设还很多很多，恕不一一罗列，还是让读者自己去细细品味吧。是为序。

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研究员 王湜华

2008年7月

前 言

毫无疑问,《红楼梦》是一部伟大的文艺作品,从它开始流传到现在,多少人为它痴迷。自从有了‘红学’、‘红学家’这样的名谓后,更有不少人花费了毕生精力研究它。但是‘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对红楼梦到底说了那些‘荒唐言’?到底如何去解‘其中味’?却众说纷纭,始终得不到统一的看法。近年来,霍氏姐妹的‘红楼解梦’,著名作家刘心武的‘秦学’,更闹得红坛乌烟瘴气。

我是一个红学爱好者,读了我力所能及收集到的红学著作。我发现我们的老前辈蔡元培先生提出的‘吊明之亡,揭清之失’实在是一语中的,真正揭开了红楼梦之谜。我按着蔡元培先生的《石头记索隐》的思路,分析《红楼梦》书中的谜团,陆陆续续写下了以下一些文章。

蔡元培先生是我们北京大学的老校长,可惜我生也太晚,不能亲聆蔡先生教诲。光阴似箭,转眼我自己也已经‘年过八旬,行将就木’。假如真有一个永远不灭的天堂存在,我真想拿我这些文章去与蔡老先生讨论,我想蔡老先生一定会莞尔的。

作者 钟云霄

目 录

(1)	曹雪芹是真名还是‘笔名’？	(1)
(2)	脂砚斋是什么人？	(9)
(3)	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	(23)
(4)	应叹息（迎、探、惜），叹息什么	(33)
(5)	一从二令三人木，哭向金陵事更哀	(43)
(6)	空空道人与吴玉峰	(54)
(7)	《风月宝鉴》、《桃花扇》、孔梅溪	(69)
(8)	自从两地生枯木	(78)
(9)	红豆曲是谁唱的	(83)
(10)	《风月宝鉴》的故事结构	(85)
(11)	曹寅其人	(89)
(12)	曹寅诗中的太虚幻境与大观园	(99)
(13)	曹寅和他的诗友	(113)
(14)	人间何处贾宝玉	(132)
(15)	家家争唱饮水词，纳兰心事有谁知	(144)
(16)	西堂扫花行者——林黛玉	(162)
(17)	林黛玉、史湘云、薛宝钗	(170)
(18)	二十年来辨是非	(179)
(19)	薛宝琴的十首怀古诗	(187)
(20)	芙蓉女儿诔到底是‘谁’为‘谁’写的	(205)
(21)	陷妙玉的淖泥是指什么？	(214)
(22)	大观园中的三块玉	(224)
(23)	从《婉孌词》中我们看到什么？	(229)
(24)	一条精彩的缝线→王熙凤	(237)

(25)	红楼梦后四十回到底是谁写的?	(246)
(26)	后记.....	(255)
(27)	附录 1: 红学史上一场有意思的争论	(260)
(28)	附录 2: 石涛与博尔都的关系	(262)



曹雪芹是真名还是‘笔名’？

自从1921年胡适发表了《红楼梦考证》以来，在红学界，红楼梦的作者是曹雪芹已经成为定论。曹雪芹是曹寅的孙子，曹家从康熙二年开始，三代四人，即曹玺、曹寅、曹颀、曹頔出任江宁织造，（江宁即南京，明又称应天府，清朝改应天府为江宁府）。曹雪芹是曹頔或曹颀的儿子。曹寅四次在织造府接待康熙的南巡，极尽富贵与繁华，红楼梦是以曹家的生活为原型创作的小说。

胡适的《红楼梦考证》打败了蔡元培先生的《石头记索隐》。1917年出版的《石头记索隐》认为：“《石头记》者，清康熙政治小说也，作者持民族主义甚挚，书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而尤于汉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意。当时既虑触文网，又欲别开生面，特于本事之上加以数层障幕，使读者有‘横看成岭侧成峰’之状况。”尽管蔡元培先生在被胡适讥刺为‘猜笨谜’后只作了简单的回答，就离开了红学的研究，但后来者，热衷于索隐的还是络绎不绝。为什么呢？这是由于蔡先生的这段话，反映了红楼梦中的一个客观存在。稍事分析，《红楼梦》的确有浓厚的‘吊明之亡，揭清之失’的内容存在。

近一百年来，经过红学家们的努力，发掘，认真研究了曹家的历史。但研究的结果不是对曹雪芹写红楼梦的动机、素材、意义更明确，反而出现了许多解不开的死疙瘩，简单地说，这死疙瘩有：

（1）曹寅为人正直，教育子侄很严格。曹寅在任职期间，能剔除一些弊政，对江南织锦之类官营手工业的发展，纺织技艺的提高，卓有成绩；以致有人在苏州、南京为他建立了生祠。曹寅是一位很有文学修养的人，能以自己的文才交好与团结一大批江南汉族知识分子。不但编印了自己的诗文集《楸亭诗钞》，还刊刻了《全唐诗》。曹家何来像贾珍、贾赦、贾琏...等这样的人物，曹雪芹为何要把自

己家族描写得那么糟糕。

(2) 由于曹雪芹年龄太小，赶不上曹家的荣华，无法描写出大观园繁华生活。

红楼梦的作者，被两个无法移动的时间坐标所制约着。‘早’坐标是“康熙南巡”。曹寅接待了康熙六次南巡中的四次，分别为 1699、1703、1705、1707 年的第三、四、五、六次。红楼梦以南巡的素材来写元妃省亲，作者必须亲自见过接待南巡的盛况。任一个天才作家，都绝不可能用道听途说的材料写成那样生动细致的省亲场面。因此红楼梦作者起码要亲自经历最后一次，即 1707 年的南巡。而且经历时起码是个十七、八岁的青年，不能是个孩子。按周汝昌的考证，曹雪芹生于 1724 年，我认为比较合理的。不可能够着这‘早’坐标 1707 年。另一个时间的‘迟’坐标为 1728 年，即雍正 6 年，曹頔被抄家离职返京。此时曹雪芹 4 岁。为了要让曹雪芹能赶上一段曹家的繁华生活，红学家们竭力想提早曹雪芹的生年，赵冈就认为雪芹生于 1715 年，这样曹雪芹就能在抄家前过上 13 年繁华生活，这个‘迟’坐标曹雪芹是够着了。但正如周汝昌在《红楼梦新证》中说的，即使把曹雪芹的年龄尽量提高，“他有什么繁华可赶？他祖父在康熙五十一年已经死去，接着人亡家败，惨不可言。要他赶繁华，早生五年六年，正是糟糕！——赶上了最坏的几年。‘赶繁华’至少得早生十五年才行，换言之，雪芹须活五十五岁。那么“四十年华”的诗又如何交待呢？”不管如何提高曹雪芹的年龄，抄家时他终究是个孩子，又如何会有“我堂堂须眉，诚不若其彼裙钗哉？

(13 岁的孩子见到了什么让他一辈子忘不了的裙钗啊！) 实愧则有余，悔又无益（抄家与他这 13 岁的孩子毫无关系，他有什么要愧？要悔？）之大无可如何之日也！当此时则自欲将以往所赖天恩祖德，锦衣纨绔之时，饫甘饕美之日，背父兄教育之恩，负师友规谈之德，以致今日一技无成，半生潦倒之罪，编述一集，以告天下人；我之罪固不免，然闺阁中本自历历有人，万不可因我之不肖，自护其短，一并使其泯灭也。”这样一段作书的自白呢？

(3) 从曹雪芹的经历，不是一块想补天而不得的石头。《红楼

梦》中多次表达了‘末世’的思想。探春的判词是：“才自精明志自高，生于末世运偏消，…””，王熙凤的判词是：“凡鸟偏从末世来，都知爱慕此生才，…””红楼梦作者痛苦地惋惜两个最有才能的女子不幸生在‘末世’，这与大荒山的石头哀叹自己不能补天属于同一思想。

末世，末世到底指什么？

是指清朝处于末世？这不对啊，清朝的康熙、雍正、乾隆正处于盛世。是不是说的是康熙的晚年，因争夺储位的问题闹得比较凶，成了末世？这也无论如何讲不通。不管反清的志士们如何希望清朝的政府成为末世，历史证明康、雍、乾还是清廷的盛世，要红楼梦的作者去补什么天？

是指封建社会的末世？当然，要是从我们这代已经受过马克思主义教育的人来说，当然知道，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已经过了几千年，到了清朝，已经是封建社会的末世。可是清朝初年的红楼梦作者，就会有那么先进的头脑，已经哀叹封建社会的末世啦？这不可能。为了说明红楼梦哀叹的是整个封建社会的末世，有的人就认为主人公贾宝玉与林黛玉应该是反映了资本主义的萌芽。这也是很牵强的，尽管贾宝玉是非常尊重女性，厌恶仕途经济；林黛玉要爱情自由，他们的遭遇客观地控诉了封建家庭的罪恶，但他们的遭遇并不反映封建社会是在盛世还是在末世。

也许有人说，红楼梦中说的末世是指荣、宁二府的末世，是指一个家族的末世。一个家族的末世要用补天来挽救，未免太小题大作了吧？更何况贾府后来还要‘兰桂齐芳’？当然持这样观点的红学家是不承认红楼梦的后四十回的，‘兰桂齐芳’是高锷的伪续。但始终也不见有比原四十回的更高明的能说明‘家族末世’的‘真续’出现。

为了要让曹雪芹‘补天’，有人想出补的是‘情天’。把天崩地裂这样一与社会动荡联系的神话故事缩小为男女之情的爱情悲剧，真不知道意义何在？

因而拥护曹雪芹为红楼梦作者的人极力弥补这些先天不足，为

了使曹雪芹有像大观园中那样生活体验，既然将曹雪芹的出生年份极力提前不解决问题，则认为雍正6年的抄家为第一次抄家。抄家后曹家有一段中兴历史，曹雪芹还有一个姐姐成为乾隆的妃子，曹雪芹是按中兴繁华的曹家写的红楼梦；尽量按写作《红楼梦》的需要去编造曹雪芹的历史（曹雪芹传）。为了让曹雪芹与统治者有深刻仇恨，使曹家成为‘末世’，硬让曹家卷入清廷的夺嫡斗争（秦学）；或制造夺妻之痛（红楼解梦）。但这些都是这些红学家想象出来的，都无法说服人。

反对曹寅的孙子是红楼梦作者的人，否认敦敏敦诚诗中的曹雪芹是红楼梦中之曹雪芹；认为红楼梦书中写的曹雪芹，不过是一个笔名，是‘抄写勤’的谐音。既然空空道人，吴玉峰、孔梅溪都是假名，为何独独曹雪芹是真名？任何人都可以给自己取‘曹雪芹’这样一个笔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佳人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鲁迅语），根据每个人对《红楼梦》的不同理解、分析、索隐，提出了数不胜数的红楼梦作者。从吴梅村、朱云阳、张岱、查继佐、吴禄、洪升...到曹頔、曹頔、墨香、...等等等，应有尽有，各有各的道理。但按下葫芦起了瓢，这点上似乎有道理，而那点上就无论如何说不通；没有一个能得到大家的公认。

我是一个物理学工作者，物理学中研究一个物体的运动，必须先确定一个原点。有一个固定的原点，才能描述物体的运动。研究红楼梦作者也应这样，要有一个固定的原点，这个原点就是红楼梦书上写着的：“...于悼红轩中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纂成目录，分出章回，...”的曹雪芹。不管你是考证派还是索隐派，无法抹杀这个曹雪芹，都得承认这个曹雪芹。说这个曹雪芹不是真名，是一个笔名也不要紧，鲁迅不也是一个笔名吗？后来不是大家几乎只知道‘鲁迅’，而忘了‘周树人’了吗？当一个笔名有了比较大的社会影响的时候，在他的周围，他的朋友圈子中，就会把这个笔名当作了他的名字。

但笔名为曹雪芹的人到底是谁呢？红学史上首先把他与曹寅联

系起来了，袁枚的《随园诗话》说他是曹寅的儿子；俞樾（俞平伯先生的曾祖）在《小浮梅闲话》中说曹雪芹就是曹子清，即曹楝亭，也就是曹寅。而后在敦诚与敦敏的诗集中发现了曹雪芹的名字，红学界从胡适开始，就确定了曹雪芹是曹寅的孙子。很有意思，曹雪芹从曹寅本人、到曹寅儿子、到曹寅孙子。但由于存在种种无法解释的死结，而且还有不少人认为《红楼梦》与曹家无关，因而还是只能暂定他为一个笔名。但是，在社会上初现《红楼梦》作品的年代（乾隆初年），到底谁更像曹雪芹呢？吴梅村？朱云阳、张岱、查继佐、吴禄、洪升...还是曹頔、曹頫、墨香、...？都不像，没有任何资料说明这些人曾用过曹雪芹这个名字。最像笔名为曹雪芹的是曹寅的孙子，曹霁，字芹圃；而且这个笔名曹雪芹已经与曹霁、曹芹圃一样在朋友当中通用了。（见敦敏与敦诚的诗集）。

研究我国的古代小说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传、金瓶梅等的成书过程，开始都是出于书会才人和说书艺人之手，后经过一个人或几个人、一次或几次写定；最后写定的人就被后人称为作者。难道就是红楼梦例外，由笔名为曹雪芹的人一个人撰写？何况红楼梦的开头不是说了曹雪芹是拿了空空道人从石头上抄录下来的‘石头记’改写的吗？应该相信曹雪芹说了实话，他花了十年的辛苦完成的《红楼梦》，有一个初稿，这个初稿是空空道人写的《石头记》，后改《情僧录》：“至吴玉峰题曰红楼梦，东鲁孔梅溪则题曰风月宝鉴，”（这是书中原话），注意这里吴玉峰与孔梅溪两个人的作用是不同的，一个“至”，一个“则”，前者包含时间比较长，有看了还加工的意思；后者时间比较短，只是提议改一个名字。是说《情僧录》稿子到了吴玉峰手里后，经吴玉峰看了以及‘加工’后改称《红楼梦》，东鲁孔梅溪则只是看了后建议改《风月宝鉴》。曹雪芹经过十年努力曾想要以《金陵十二钗》命名。

我相信这段话是实话，笔名为曹雪芹的作者的确是拿到了一个‘石头记（或风月宝鉴、或情僧录、或红楼梦）’的初稿。到底有没有一个初稿《风月宝鉴》，红学界都相信有，但认为这是曹雪芹自己早年写的初稿。1979年，戴不凡先生在《北方论丛》等刊物中连续

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提出了红楼梦的作者有两人，原作者为“石头”，拨阅、增删的为曹雪芹；曾引起红学界的一片哗然。重要的文章由《北方论丛》聚集成书：《《红楼梦》著作权争论集》。我仔细阅读了这些文章，我觉得戴不凡先生提出这问题是很有道理的，按红学家们考证出来的曹雪芹的生卒年，就可以确定曹雪芹只能是修改、增补者，不可能是原作者。其实戴不凡指出这一点就够了，但他还苦苦地长篇大论地搜索‘外证’与‘内证’，希望将自己的论证立于不败之地。弄巧成拙，这些外证与内证不经一驳，受到了对立面的一大攻击。可惜戴不凡先生不幸于1980年因心脏病突发逝世，使我们不能看到他的更精彩的反驳。戴不凡坚信原作者“石头”是与曹頔是同辈人。他在这一辈中细细挖掘，找出来一个连曹家家谱中都没有的曹竹村。认为就是“石头”，即红楼梦的初稿《风月宝鉴》的原始作者。老红学家吴世昌其实比戴不凡早，已经提出曹雪芹是在另一作者的初稿上修改的；但他认为这个原始作者是脂砚斋，并没有说明脂砚斋是谁。

不管戴不凡先生，还是吴世昌先生，虽然认为《风月宝鉴》另有作者，但对一连串的名字‘空空道人、吴玉峰、孔梅溪’，并不认为真有其人，而是曹雪芹的烟云模糊的手法。

既然曹雪芹是个笔名，为什么空空道人、吴玉峰、孔梅溪不能是某些实际人的笔名？

用曹雪芹这个笔名的人既然最可能是曹寅的孙子曹芹圃（曹霑）。但奇怪的事又发生了，考证曹雪芹的祖父曹寅的结果，发现曹寅有一个号为曹雪樵。八旗文经卷五十七作者考甲叶十一云：“曹寅，字子清，一字楝亭，号荔轩，一号雪樵。”八旗艺文编日子部叶四十云：“寅字子清，一字幼清，一字楝亭，号荔轩，一号雪樵，自称西堂扫花行者。”（参看《红楼梦新证》44页）。祖父号雪樵，孙子号雪芹，同用一个‘雪’字，这不符合古代避讳的习惯，很懂得避讳的《红楼梦》作者，连小小的林黛玉都因为母亲名贾敏，而把‘敏’字念成‘密’，写的时候要少一笔，反而自己明目张胆地与祖父用同一个‘雪’字为号？难道他真不是曹寅的孙子？还有初稿《风月宝

鉴》又是谁写的呢？空空道人、吴玉峰、孔梅溪又是什么样的人呢？曹雪芹如何能得到这稿子？

科学的发展，都来由于原来的理论不能解释实践中新发现的事物，才发现了原来理论的不足。科学家们总是保留原来理论的合理部分，摒弃不合理部分，加上新的内容，才能使理论提高一步。从牛顿力学到量子力学、相对论、到超弦理论，都是这样。我发现在红学界，从古到今，却是在倒掉‘洗澡水’的同时，把‘孩子’也倒掉了。从胡适开始，批判蔡元培的《石头记索隐》，不研究蔡先生（蔡先生可是个很严肃的大学者，不是随随便便的人）的理论的合理部分，一句‘猜笨谜’就完全否定了‘索隐’。仔细分析，红学界的‘考证派’与‘索隐派’有什么水火不相容的呢？考证、索隐不都是从各种历史材料中找“红楼梦到底告诉了我们什么？”，“真事隐到底隐了什么真事？”，不过是前者局限在曹雪芹的家庭历史中转，后者在明末清初的历史中转而已。怪不得考证派中的最值得尊敬的学者俞平伯先生最后说，‘要说猜笨谜，大家都在猜笨谜。’

其实蔡元培先生的《石头记索隐》中有很多一针见血的话，如：“书中叙事托为石头所记，故名《石头记》；其实因金陵亦曰石头城而名之。”，如：“《石头记》叙事自明亡开始。第一回所云，这一日三月十五日葫芦庙起火，烧了一夜，甄氏烧成瓦砾场。即指甲申三月间明愍帝殉国，北京失守之事也。士隐注解‘好了歌’，备述沧海桑田之变态，亡国之痛昭然若揭。”这些都不是曹霁能从曹家的由盛而衰而能感受到的，空空道人、吴玉峰、孔梅溪必然是明末宗室或对明朝的覆灭有深切痛感的人，只有他们，才会流露出了那么强烈的‘末世’思想。明朝的覆灭，在明清之际的知识分子中，激起巨大反响，惊呼为“天崩地裂”，在清初的诗文集中，俯拾即是。在众多的明末宗室、遗老文人中谁又会写《风月宝鉴》的人呢？这要分析这部稿子如何能到达曹雪芹手中。

明末宗室与曹雪芹之间的联结点，必然是曹雪芹的祖父曹寅。只有曹寅，才能接触到明末宗室与对明朝的灭亡有痛惜的汉族文人。曹寅不但拿到《风月宝鉴》稿子，而且按照自己的生活经历、自己

的感受开始了创作《红楼梦》的另一部分内容，这一部分就是包括元妃省亲、营造大观园、诗歌唱和、各种宴会的《金陵十二钗》。这些内容都是曹寅的孙子所力不能及的。我认为‘于悼红轩中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纂成目录，分出章回，’的曹雪芹实际上是两个人，即曹雪樵与曹芹圃，即曹雪芹=曹雪樵+曹芹圃。曹寅披阅、增删的稿子传到了孙子曹芹圃手里，曹芹圃接着进行祖父未完成的工作，进行增删、进行创作。为了不抹杀祖父曹雪樵的功绩，取了一个笔名曹雪芹；而且曾经想用祖父取的名字《金陵十二钗》作为书名。

《红楼梦》有两个神话故事的开头，一个是女娲补天留下的石头被携入红尘，另一个是神瑛侍者的下凡。不少研究版本的红学家早已发现，原来这是完全独立的两个神话故事，石头是石头，神瑛侍者是神瑛侍者；后来的版本才把两者合而为一。说明了女娲补天的石头神话是《石头记》（《风月宝鉴》）的开头，而神瑛下凡是《金陵十二钗》的开头。是曹芹圃改写时才合二为一的。

不可能一个作者要用两个神话来开头。要是作者写，要这样自找麻烦干什么？神瑛侍者是不是就是石头，始终存在着混乱。若说神瑛就是石头，那怎么神瑛侍者与绛珠仙草等已经要下凡的时候，石头这‘蠢物’还在一僧一道手中呢？（甄士隐梦中所见）。说神瑛侍者不是石头，石头只是一个跟随神瑛下凡的记者，也就是一个录音摄像机，去记录神瑛投胎后的经历的。那又如何解释空空道人抄录《石头记》时，与石头的对话，明明说的是石头‘投胎’后的经历，石头就是贾宝玉？这不但让作者伤透脑筋，也让红学家伤透脑筋。不是有一种新说法：‘认为神瑛侍者投胎成为甄宝玉，石头投胎成为贾宝玉，绛珠仙草投胎后本应该去找甄宝玉，却错找了本来是史湘云的对象贾宝玉。...’吗？

写《石头记》的空空道人与吴玉峰到底是什么人呢？提议用《风月宝鉴》来命名这部初稿的孔梅溪又是谁？《风月宝鉴》写了些什么？《金陵十二钗》写了些什么？曹芹圃（曹霑）又如何最后完成这千古名著？《红楼梦》中大大小小的难解的谜团又如何作合理地解释？请看后面的详论。

脂砚斋是什么人？

初接触红学时，我觉得脂砚斋很好玩，他告诉了一些书中没有描写的东西，很多红学家们进行了探佚，这些内容不同于120回红楼梦。在对红楼梦本文看得有些厌倦时，看看这些探佚还觉得蛮有趣。在我略为进到红学中去，特别看了《北方论丛》编辑部编著的《〈红楼梦〉著作权争论集》后，我对脂砚斋起了怀疑，产生了厌烦。对曹雪芹到底是原作者，还是在已有的“石头记”原稿上进行批阅、增删的问题，两方面不同的意见都搬出“脂砚斋的批语”，来作为自己的理论靠山。脂砚斋成为红学的祖师爷，谁要是反对脂砚斋怀疑，谁就是反“红学”。虽然也有人反对脂砚斋怀疑，但怀疑的声音小得像一点小泡沫，立马被疯狂的大浪所淹没。八十年代欧阳健先生提出了对脂砚斋的不信任，在版本上提出了“程前脂后”的看法，引起了红学界的大围剿。欧阳健先生不折不挠，写出了大部头著作《还原脂砚斋》。欧阳健先生的论点不一定完全正确，但在没有能弄清脂砚斋的真实面目以前，就以他们的批语作为最高信条，立论根据，是不是也太不科学。

脂砚斋到底是谁？让研究《红楼梦》的人那么痴迷。由于有些批语中以红楼梦的知情人自居，红学界比较得到公认的是：脂砚斋是曹雪芹的堂兄弟，畸笏叟是曹雪芹的叔叔。当然也有说是曹雪芹的妻子的，如周汝昌老先生。（注意在这篇文章中的曹雪芹就是曹霑，不是曹寅+曹霑。）

我觉得“脂砚斋”是一个红学的“黑洞”，不小心掉进去了，就像任何物质掉进黑洞那样，只能在黑洞中转，永远也不能出来了。

不去掉脂砚斋这个黑洞，红学永无出头之日。我愿抛砖引玉，先提一点自己的粗浅看法。

（一）第一个问题，脂批到底告诉了我们什么？

先将红学家引用得最多的脂批找出集中如下：

- (1) 能解者方有辛酸之泪，哭成此书，壬午除夕，书未成，芹为泪尽而逝，余尝哭芹，泪亦待尽。每意觅青埂峰再问石兄，奈不遇癞头和尚何，怅怅！而今后，原造化主再出一芹一脂，是书何幸，余二人亦大快遂心于九泉矣，甲申八月泪笔。（甲戌本第一回）。
- (2) 雪芹就有《风月宝鉴》之书，乃其弟棠村序也。今棠村已逝，余睹新怀旧，故乃因之。（甲戌本第一回）。
- (3) 若云雪芹批阅增删，然则开卷至此，这一篇楔子又系谁撰？足见作者之笔狡猾之甚。后文如此者不少。这正是作者用画家烟云模糊处，观者万不可被作者瞒弊了去，方是巨眼。（甲戌本第一回）。
- (4) “后”字何不直用西字？恐先生堕泪，故不敢用“西”字。（甲戌本第二回）
- (5) 秦可卿淫丧天香楼，作者用史笔也。老朽因有魂托凤姐贾家后事两件，嫡是安富尊荣坐享人能想得到处。其事虽未漏，其言其意责令人悲切感服。故赦之，因命芹溪删去。（甲戌本第十三回）
- (6) “树倒猢猻散”之语，今犹在耳，屈指卅五年矣，伤哉，宁不痛杀。（甲戌本、庚辰本第十三回）
- (7) 语语见道，句句伤心，读此一段，儿不知此身为何物矣，松斋。（甲戌本、庚辰本第十三回）
- (8) 不必看完，见此二句，给予堕泪。梅溪。（甲戌本、庚辰本第十三回）
- (9) 读五件事未完，余不禁失声痛哭，三十年前作书人在何处耶？（甲戌本、庚辰本第十三回）
- (10) 通回将可卿如何死故隐去，是大发慈悲心也，叹叹，壬午春。（庚辰本第十三回）
- (11) 批书人领至此教，故批至此竟放声大哭。俺先姐先逝太早，不然，余何得为废人耶？（庚辰本第十七、十八回）
- (12) 此语犹在耳。（庚辰本第十七、十八回）

- (13) 凤姐点戏，脂砚执笔事，今知者寥寥，不怨夫。（庚辰本第二十二回）
- (14) 前批书者寥寥，今丁亥夏只剩朽物一枚，宁不痛乎？（庚辰本第二十二回）
- (15) 此回未成而芹逝矣，叹叹，丁亥夏，畸笏叟。（庚辰本第二十二回）
- (16) 红玉一腔委屈怨愤，系身在怡红，不能遂志。看官勿错认为芸儿害相思也。己卯冬。（庚辰本第二十六回，甲戌本没有己卯冬三字）
- (17) 狱神庙回有茜雪红玉一大回文字，惜迷失无稿，叹叹。丁亥夏，畸笏叟。（庚辰本第二十六回）
- (18) 与后文“落叶萧萧，寒烟漠漠”一对，可伤可叹。（甲戌本第二十六回）
- (19) 金玉姻缘已定，又写一金麒麟，是间色法也，何颦儿为其所惑？故颦儿为“情情”。（己卯本、庚辰本、有正本三十一回）
- (20) 后数十回若兰在射圃所佩之麒麟，正此麒麟也。提纲伏于此回中，所谓草蛇灰线在千里之外。（己卯本、庚辰本、有正本三十一回）
- (21) 伤哉，作者犹记矮幽坊前以合欢花酿酒乎？屈指二十年矣。（己卯本、庚辰本三十八回）
- (22) 作书者曾吃此亏，批书者亦曾吃此亏，故特于此注明，使后人深思默戒。脂砚斋。（庚辰本四十八回）
- (23) 一部大书起是梦，宝玉情是梦，贾瑞淫又是梦，秦之家计长策又是梦，今作诗也是梦，一并风月鉴亦从梦中所有，故红楼梦也。余今批评，亦在梦中，特为梦中之人特作此一大梦也。脂砚斋。（庚辰本四十八回）
- (24) 缺中秋诗，俟雪芹，（庚辰本七十五回）

也许还有遗漏的，但重要的大概不多了。从这些脂批我们看脂砚斋等人告诉了我们什么？

第（1）条，告诉我们曹雪芹是什么时候死的，脂砚斋（或畸笏